

东亚的想象



作家学者看世界

◎程光炜／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东亚的想象



作家学者看世界

◎程光炜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亚的想象/程光炜著. -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6

(作家学者看世界丛书)

ISBN 7-5008-2818-7

I. 东… II. 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820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120 千

印 张: 8.25

印 数: 3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走过日本

- 002 东京湾
- 006 东京印象
- 010 遥想福岡
- 013 雨中的櫻花
- 017 从东京到埼玉
- 022 留学生记事
- 026 新宿
- 030 枕边的涛声
- 033 难忘

金达莱的韩国

- 038 酒吧的记忆
- 040 海美镇
- 044 关于海美(之二)
- 048 春天之行
- 051 汉江的桥
- 053 教堂的钟声
- 056 夜读有记
- 059 东海日出
- 062 大南门
- 065 釜山
- 071 韩国的大学
- 077 雪中忆往
- 080 关于中秋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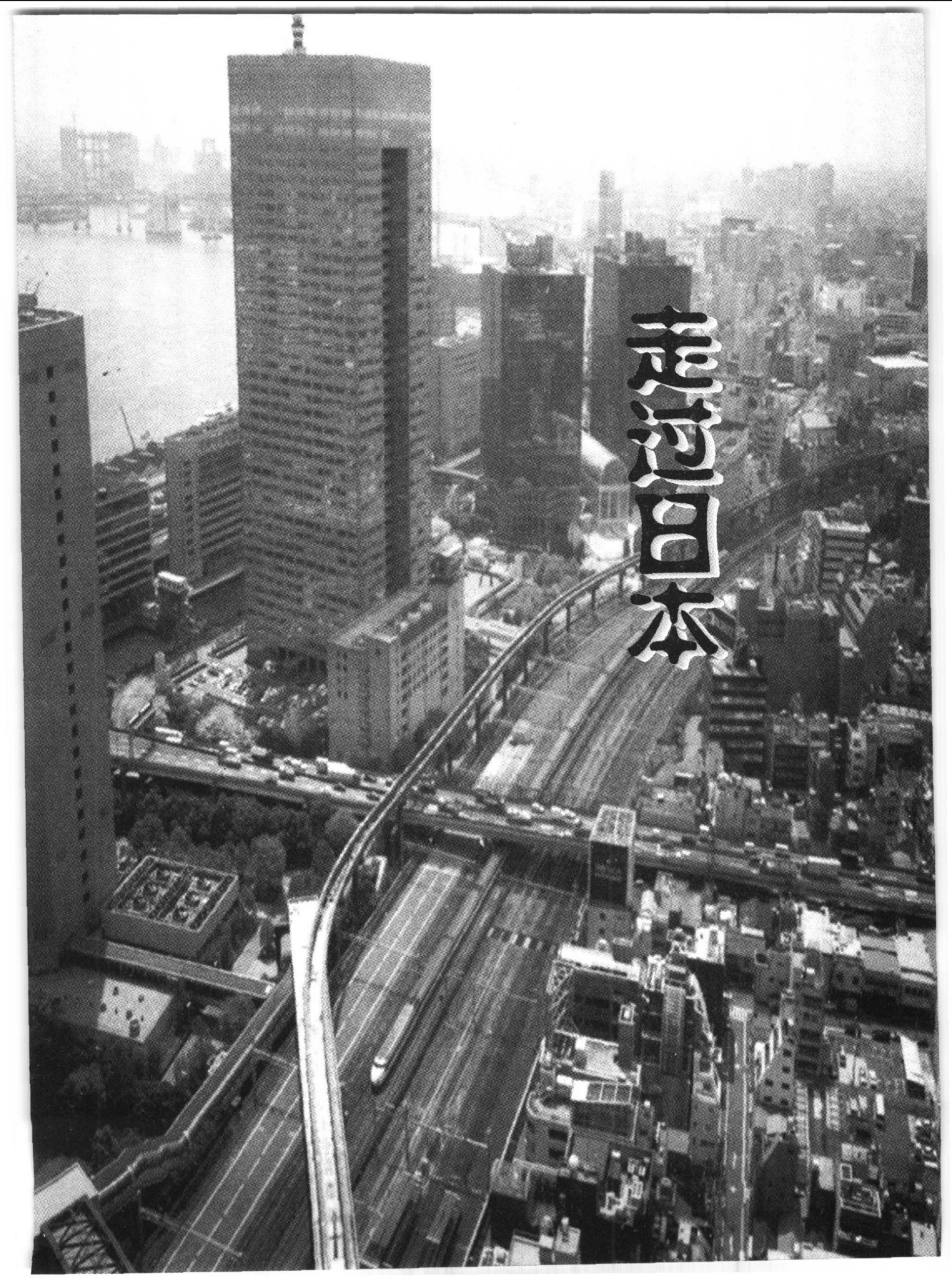
ABV 95/01

香港及域外笔记

- 083 朋友柳泳夏
087 散步
090 金达莱,金达莱
093 阿妈妮
096 永不消逝的王者

- 100 夜游香港
104 想起萧红
110 香江的诗意
114 午后、雨中、桥上
117 永远的旅人的心

——周作人与外国文化

An aerial,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of a dense urban landscape, likely in Japan. A prominent, tall, rectangular skyscraper with a grid-like facade stands out on the left side. A multi-lane highway or elevated railway track curves through the center of the image, with a train visible on one of the tracks. The surrounding area is filled with various other buildings, some with flat roofs and others with more complex structures. In the background, a body of water is visible on the left, and the city continues to stretch towards the horizon under a hazy sky.

走过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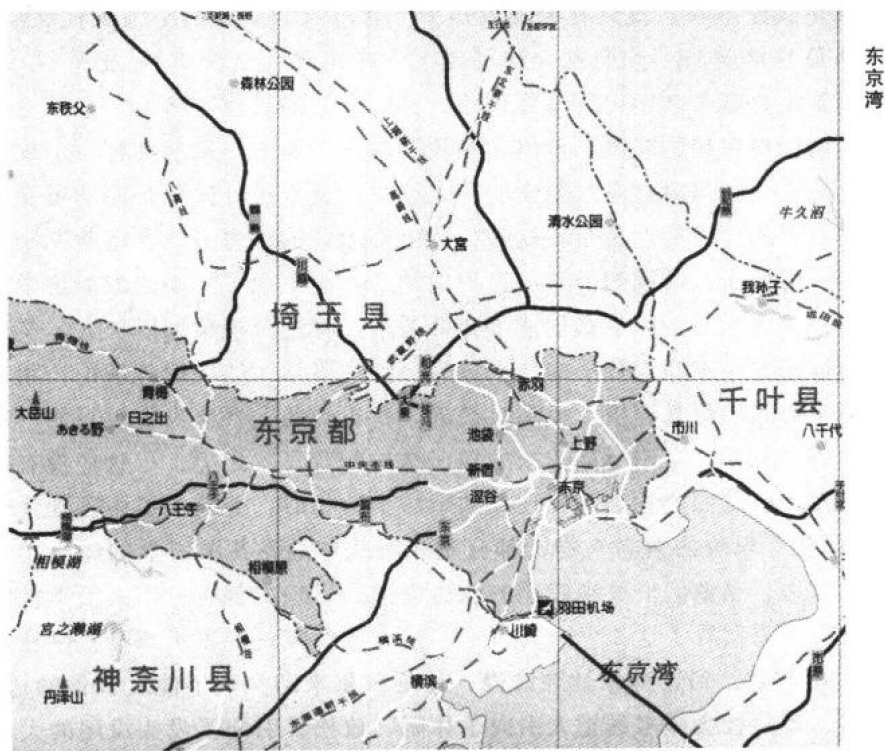
东京湾

从日本的地图往下看，临近大海有一个巨大的弧形，这就是东京湾。如果去那里看看，东京湾比我们通过地图想象的要大很多倍。我是在一次散会后，应友人之约去东京湾的。

从东京市区到那里比较方便，需要坐一个多小时的轻轨火车。这时已是晚上7点多钟，火车在起伏的状态下朝郊区飞驰。由于速度快，坐在上面有摇晃感，而楼房、街道、人群和灯火一一从窗口闪过。东京城区面积只有400多平方公里，北京据说有2000平方公里，仅仅是后者的五分之一。但人就是这么奇怪，对不熟悉的环境，即使它再小、再近，你也觉得它很大、很远，似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尽头。尤其是夜晚，更有一种异乡人的感受和没有着落感，这种奇怪的感觉愈加地强烈。可能看出了我隐秘的心理活动，陪我的中国朋友理解地一笑。他在夜色中显得分外温馨的笑容，给了我莫大的宽慰。因为路途较远，乘这个机会，我们讨论起了中日两国的关系问题，当然，那段历史记忆是中心话题。出乎我意料的是，虽然他到日本已有很长时间，话题一接触日本，那种强烈而冲动的态度，与我这个初到这里来的中国人居然惊人地相似。什么叫刻在一个民族心灵深处的历史伤痛？已经无须我再做解释了。可能是因为激动，还有别的原因，我们大声争辩的声音引起了周围日本乘客的注意。只见朋友向我吐了一下舌头，不意思地笑了笑，意思是说，这毕竟是在日本，火车是公众空间，不像在国内那样旁若无人、随便大门大嗓的。

其实，真正到了东京湾，它的辽阔，它像是一张弓般弯向无边无际的

蓝天的海岸线，就更令人不可思议了。日本是一个岛国，可能是国土狭小，同时海资源又极其丰富的原因，东京湾一带集中了它最具优势的现代化工业。也就是说，它把向外洋发展看做自己的立国之本。日本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历史和侵略扩张史，都被浓缩到东京湾这个巨大的象征符号里了。如果说海湾犹如一只张开的弓箭，那稍稍后缩一点的东京，即是蓄势待发的箭头了。再回到东京湾本身来。虽然这里绵延有数百里之长，且工业基地和人口居住密集，交通网星罗棋布，但丝毫没有紊乱不堪的印象。那天，我和朋友一同出去，跨过铁路径直向海边走去。路过许多厂房，听不到机器轰鸣、人声鼎沸的景象。可能是上午9点多钟，上班高峰已过，马路上除了偶尔有一两辆车驶过之外，几乎看不到人影。这时，天空分外地高，也分外地大，像一个巨大无比的锅盖，把人世间的声音盖得无声无息。朋友说，你看，这就是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它早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是相当的秩序井然的。好像有一个法力无边的导演，在导演着眼前的这一切。我禁不住笑了起来。他奇怪地问，你笑什么？我说，在国内的时候，



有一段学界非常流行哈贝马斯的著作。哈氏对西方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过程和内在规律，做出了相当权威和富有启发性的解释，引起了学者们的很大兴趣，在各种报端，曾有许多讨论相关问题的文章。当然，自然少不了与当前中国社会形态做这样那样的联系，有些阐释已经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即所谓“过度阐释”。他说，这就是你笑的原因？我没有回答，只是看着天际，半晌才说：在这里，我才知道什么是“纸上谈兵”。一句话，把朋友也给逗乐了。

鲁迅前期思想是在日本留学时期形成的。但它像一条无形的铁轨，一直延伸到鲁迅的晚年，决定了他一生思想发展的方向，虽然，其中几经反复和出现过多次挫折——这就是著名的改造国民性的观点。在日本，他曾与钱玄同讨论过放弃汉语，改用世界语的问题。他还与好友许寿裳深入探讨过中国人的“病根”何在的问题，人们都知道，它是从三个方面展开的。上大学的时候，老师就在课堂上讲鲁迅的思想发展，但对我来说，一直是懵懵懂懂、一知半解的。考起试来，大概会一笔十行，不假思索，但如果往深处思考，就只有天知人知了。教过这么多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尤其是几年前与一些朋友合作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现代化”问题确定为这本文学史的总体思路，并完成它的长篇“绪论”之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起源、发展才比较明白了。原来，东京湾有一个现代化的巨大压力。当时在东京留学的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同样是深切感受到了它的巨大的压力的。正是在这种特殊语境形成的压力下，鲁迅萌发于南京时期、酝酿于留学期间的这一思想活动，才会出现了一个强烈而集中的积蓄过程，为最后走向成熟创造了必要条件。将这一视角加以扩大，实际上晚清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几乎成为一种“显学”的现代化理论，跟大多数思想的人生背景有极大关系。最近，我看到北大严家炎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好像“五四时期作家的知识结构和背景”之类，尽管还没有来得及细看，但总的感觉，与我现在的想法十分相似：即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思维的著名人物，都有着客居或在世界各国留学的经历。现代化的压力，是他们形成现代化的改造中国的思想的基石，也是根本性的知识动力。听我发了这么一大通议论，友人开玩笑说：累不累呀？刚在东京开了几天会，到这里你是寻清静，还是找累来的？我不能反驳他的道理。确实，现代社会越来越把人引向了休闲、放松，引向了没头没尾的大众文

化，即使是少数的思想者有时也未能“幸免”。它对精英文化的巨大颠覆力量，连过去的政治运动都没有做到。

海边的空气是非常湿润的。这几年，我一直跟海在打交道，先是去韩国的西海岸待上一年，接着又来东京开会。记得那年起程去韩国之前，一位朋友约我到西单购物中心下面一个麦当劳聊天。该先生是一个神人，虽无“巫风巫术”，但听说信佛，偶尔还给熟悉的人算算命。那晚，街上灯光闪烁，人影匆匆，给人一种人生无常的印象。西单可是北京的闹市区，但奇怪的是，可能是隔着厚厚玻璃的缘故，坐在麦当劳里，一边吃着快餐，一边闲扯，居然感觉不到外面街道上的鼎沸和喧嚣。我笑问：能否给我算算，此次旅程应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他注视我良久，半天才徐徐吐出四个字来：不要碰水。虽然是他随便说说，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忌讳“水”这个字。然而，对于久居北方古城北京的人，与潮湿的海应该是久违的了。前不久，当我顶着风沙去海淀镇的国林风、风如松等书店买书的时候，我不由得又想起了东京湾。冬末的它，居然丝毫没有中国北方的那种萧瑟的寒意，没有树叶落尽后的莫名的苍凉感。虽然人们穿的是冬装，由于蓝色的海和四周绿色的陪衬，你倒感到它多了一些色调的丰富和层次上的变化。当然，它也给人一种庸常的印象。因为，从我接触的中国留学生看，他们与鲁迅那一代人最大的不同，恐怕是生存的压力，而非思想上的压力。所以，在东京的短短几天，我都是怀着追溯的心情度过的——我很清楚，我是在追溯一个永远都无法追回来的梦。我听说过不少关于留学生的故事。在国内，一对朋友顶住不小的压力，才得以结合并来到了日本。然而，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也因为一方始终不能适应这里激烈竞争的生活方式，两人之间出现了一道无形的裂痕。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两人都生活在极度的痛苦当中，而且，一时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所以，有时我又会奇怪地想，风沙弥漫的北京也许是不尽如意的，但或许曾给过我的朋友许多美好的回忆罢？

前不久，一位日本朋友来北京，我们又一起谈到了东京湾。听到我的叙述，他表示不能理解，因为在他看来，东京湾只是一个普通的海湾，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使我想到，距离确实能够产生新奇的感觉，虽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感觉也可能会逐渐变得普通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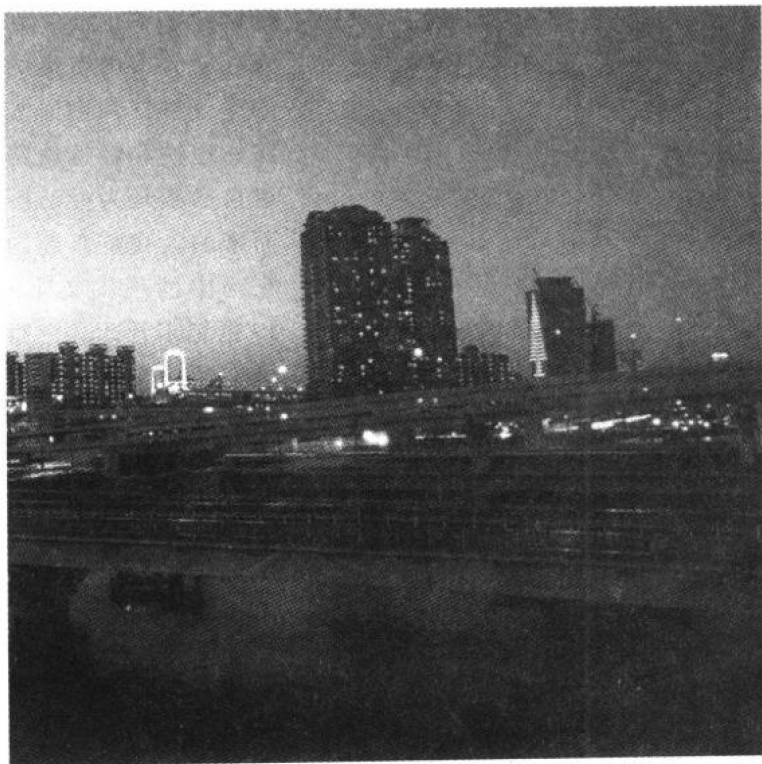
东京印象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飞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下午徐徐降落在东京国际机场。这是我第一次到东京，虽然在书中，对这座远东的闻名的都市早已不陌生了。周作人先生写于1936年的《怀东京》，一口气竟然为一座城市写出六七千字的文章来，可见它给作者留下怎样深的印象了。文中写道：“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新旧书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又说，“日本生活里的有些习俗我也喜欢，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这是作者笔下90多年前的旧东京。由于当时的留学生多住在日本人的家里，可以说比较全面深入地接触了当地平民和市井的生活，所以读起来非常地道、有味。

今年秋天，我来东京是应《地球》同人会和秋田县立大学之约，前来参加“2000·东京·世界诗歌节”的。会期三天，而且由于要赶回国内参加另一个学术会议，所以只能算是“走马观花”。会议地点在千代田区一番的DIAMOND HOTEL，第一天是开幕式、专题讲演及诗朗诵，内容有“新信息时代的诗”、“声音与意象”、“世界范畴中的短歌及俳句”等。第二天，则是参观埼玉县羽生市的“家乡诗节”、露天朗诵会。会议日程紧凑，个人的时间和空间所剩寥寥，故几乎没有周作人那样“日夜巡阅”、“不知疲倦”地穿行在新、旧书店的机会，也难有他那么细致深入的观察。

东京应该属于那种永远都是匆匆忙忙的大城市。走在大街上，除川流

不息的车辆外，就是行色匆忙的人群了。以邀请我的日本秋田县立大学教授、中国新诗研究专家佐佐木久春先生为例，他虽然 60 开外，身体也算不上很健康，但办事效率很高，行动起来与年轻人无异。在会上，他是主持人、与会者、导游者和组织者，兼数职于一身，天天忙出忙进，脸上却丝毫没有一丝倦色。来东京之前，在办签证、来往各种手续的过程中，也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每次给他发出传真，往往很快打回电话，凡事都有交



夜东京

代、介绍，临了把你没有想到的细节也都一一嘱咐。在国内的同龄人中，我至今还没发现过一个像佐佐木先生这样精力充沛、毅力过人的老先生。出于幽默心理，我特别询问过他吃过什么与众不同的食物，或是何种特殊的补品，能使人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一般不知疲倦地活动的？他笑着回答：“粗茶淡饭。”虽是玩笑，但我相信这是实话。有时候，人的潜能的挖掘和充分调动，除外在的因素，恐怕更多是来自一种精神。这大概是东京和东京人始终生机勃勃的一个原因。



▲东京车站

东京街道布局、马路都继承了江户时代的规划。1873年开设铁路，1903年铺设市内电车，1927年上野至浅草开通地铁。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银座和丸之内一带修建了不少商厦和摩天大楼。望着市内密集的网络般的建筑群，和上天入地的马路、地铁和轻轨铁路，我知道自己不是为寻访历史遗迹而来的。我感兴趣的，倒是它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关系。19世纪末开始，一批现代中国文学的先驱者从这里开始了自己的寻梦。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田汉、阿英、周扬、胡风等等，或是在此避难，或是留学，他们在东京的大街陋巷留下了很多十分珍贵，然而现在难以寻觅的

踪迹。1928年，郭沫若二度到东京虽说是为“避难”而来，但他却在《郭沫若自传》里为读者留下了一段非常有趣的文字：“在真间区的北部有一带浅山，名叫真间山。那山上有一座佛寺，有茂盛的松林，也有可供眺望的一座亭子。我是时常带着孩子们到那儿去散步的。从那亭子上可以俯瞰市川的市容，遥望江户川的上下游和彼岸的东京郊外。就在那山脚下不远处，在供奉着女神‘手儿奈’的神社旁边，我们找着了一间新造不久的房子。”尽管初到东京时，郭沫若受到了日本警察的“光顾”，时断时续的监视，一直持续到他9年后踏上归国之路。诗人仍以他对环境特殊的敏感和审美眼光，对东京郊外的栖息地大发了一番感慨，而且词章不乏美妙、可

爱。

一年后来东京留学的胡风，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就不那么富有诗意了。胡风初来，租的是本乡区一个姓前田的小职员的小阁楼，这给他留下了阴暗、狭窄的感觉。胡风本来是到私立庆应大学留学的，但他很快对左翼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与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一批日本左翼作家过往甚密。1933年2月，他和另外几个左翼青年被捕了，随后受到了令人不快的“待遇”，不久就被驱逐回国。他在一篇追述的文章里写道：“到一九三三年春，我受到了日本警察底逮捕和拷打，被监禁了三个月以后就被押解出境了。”这次到东京，我很想造访一下当年胡风先生的故居，向会议组织者了解，都纷纷摇头，表示找不到任何线索。不难想象，67年前的一座籍籍无名的小阁楼，怎么会在数十年的风雨中，再留下一丝供我们瞻仰的痕迹呢？尽管它给胡风先生留下了极不愉快的记忆，然而对希望了解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发展的人来说，这里却蕴藏着丰富的文学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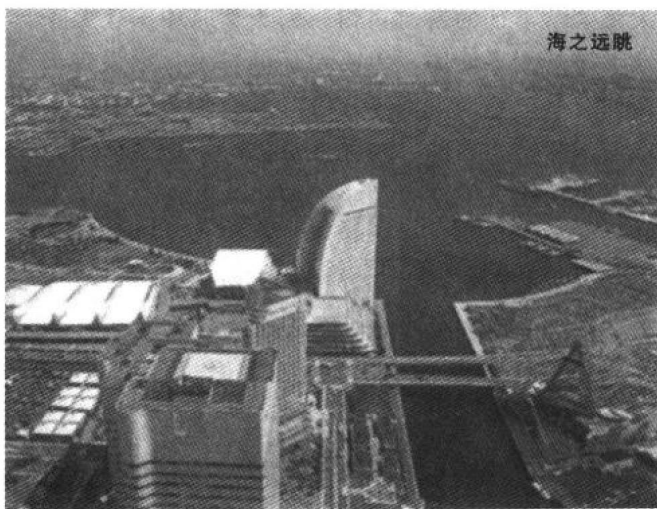
我在上面不厌其烦地抄录作家们的“回忆”，是因为对东京印象太浅、太匆忙的缘故，也可以说，是勉强成章罢。不过，它还因为东京过于立体、庞大、复杂，实在不知该从哪里下笔为好。这里，也有我“取巧”的意思，与其费力不讨好地描写东京的一鳞半爪，不如让它把自己不同的侧面呈现给人们更好。

遥想福岡

韩国中秋节一般要放4天假，在一年的所有节日中，仅次于春节。我考虑怎么打发这4天的时间，就给日本福岡九州帝国大学的岩佐昌璋先生通了电话。岩佐给出了一个主意，让我飞到福岡过中秋节，正好陪我游览一下当年郭沫若在福岡和九州大学的踪迹。询问本地的出入境管理部门，回答是可以，但如把工作签证改为短期旅游签证，至少需要半个月。结果，中秋节之旅“无疾而终”。

我对福岡的想象，并不是始于今天。在20年前的大学时代，老师曾在课堂上大声朗诵郭沫若诗《地球，我的母亲》的片断，他当时情绪昂扬，眼镜都掉到了鼻梁上，说明已激动到了无法抑制的程度。这首诗是在福岡写的。据龚济民、方仁念先生所著的《郭沫若传》，其中有一段描写诗人创作情景的有趣文字：“那是年假中的一个中午，沫若正安静地坐在福岡图书馆里看书，突然诗兴袭来，再也不能安坐片刻，他似乎听到地球‘母亲’在轻声呼唤他的乳名，看见她热情地向他伸出双臂。于是他冲出图书馆，急步跑到馆后僻静的石子路上，脱了‘下駄’（日本的木屐），光着脚板踱来踱去，还不时地躺在地，和地球‘母亲’拥抱、亲吻，以接受她的爱抚，感触她的温存。”凡是学过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想必都会对这个著名的“细节”记忆犹新，难以淡忘。我承认自己当时就受了较深的感染，心想，福岡究竟有什么非同寻常的“魔力”，不光为中国造就了一个杰出的现代诗人，而且也令我的老师当堂手舞足蹈呢？以我那时的经验，这自然是一个无法索解的谜。

位于日本最北端的福冈，看起来与其他三面环海的城市并无特别不同之处。市区里是比较拥挤、狭窄的街道，居民的住房连成一片，虽然有很高的大厦耸立天空，总的却给人空间不大的感觉。杜鹃和梅花等象征着该县“县树”、“县花”的



树木花草随处可见，但周围环境像日本大多数地方的景色一样，倾向于青色这种偏于淡灰的色调。不过，1920年郭沫若曾与田汉漫步，而且他个人多次光顾、以至经常流连忘返的博多湾，确实美妙得叫你非多看上几眼不可。展现在眼前的，一边是莹洁如玉的沙岸，一边是青翠葱郁的十里松原。大海一望无际，辽阔、宁静、神秘，似乎枯竭了人们的艺术想象。据说，大海环抱的整个九州是日本屈指可数的有名的观光地和休养场所。如关门海峡的汹涌波涛，濑户内海国立公园有名的平尾台、皿仓山，七釜、镜山挺拔耸立的悬崖峭壁和钟乳洞窟等等，每年都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人来此游览。可惜，郭沫若的诗里虽然经常掠过这里的光、影、色彩和声音，出现了与面前的海滩、波涛有关的意象，但几乎没有用真实地名写成的作品。从日本海越过韩国半岛，眺望远方的故国，大概那里才是掀起诗人内心诗的波涛的所在。

九州大学有一个中国新诗的专门研究机构，大概这是我对福冈抱有好感的另一层原因。由于郭沫若和另一个创造社成员陶晶孙都曾在九大留学的缘故，还更因为俯临大海的这座城市、博多湾本身就极富于诗意吧，该校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研究新诗的教授、学生的圈子。主持该机构的是前面提到的岩佐昌肇教授。1997年，我在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与他初遇。岩佐先生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中国通。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曾作为外国专家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学一年，住在离

人民大学不远的友谊宾馆。因为那时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对这些外国专家大概是放手使用、但不信任的态度，据说每天到学校都有班车接送，连西郊有些敏感地方都不让去。尽管如此，岩佐夫妇对中国人民仍然怀有很亲切的感情。他的一对儿女放在一个中国人家里，后来，由于他夫人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继续留学，所以女儿是在北京上的小学。今年夏天，他女儿来北京留学时，还专程去当年带自己的阿姨家拜访，每到周末，就像回家一样去阿姨家。由于岩佐很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武夷山开会期间，当他去餐厅吃饭有人跟他开玩笑说：“瞧，鬼子进庄啦！”岩佐先生立即大笑了起来。70年代在中国时，或许他没少看《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电影罢。

岩佐编有《〈诗刊〉目录总汇——1957—1964》、《创造社作家研究》、《中国70年代诗选》等书，在写《当代中国新诗史》一书时，这些书曾经给我不少帮助。从上述编著看，也反映了日本学者精细、准确和全面的研究特色。因为怕错，我在使用有关材料时，曾与图书馆里的原刊对过，结果是分毫不差。在著述之余，岩佐先生还指导过几位来自中国的硕士、博士研究和访问学者，有些是我原先认识的，有些虽然没见过面，但读过他们的文章。比如，在《诗刊目录总汇》一书的附录中，一位访问学者写的研究“诗刊时期”的臧克家，就是一篇很有见地、词锋犀利的文章，为研究这位活跃了半个多世纪的著名诗人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在大海那边，居然有这么一个研究中国新诗的氛围，有许多国内不容易见到的关于创造社留日生活和创作的材料，是我没有料到的，但也使我感到了欣慰。

生活真是一个谜。当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不承想对福冈的想象会变成现实，当然，更不会想到会认识岩佐这个来自福冈的日本友人。一次，在北京王府井一家餐馆与岩佐一起吃饭，说起我20年前的那个故事。岩佐说，他也没有想到70年代回国以后，会与中国结下这样的缘分，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带的是中国留学生，每年都要到中国来搜寻资料。一天偶尔翻到《日本简明地方志》，只见上面有这样的记载：“位于九州北部，是九州与本土连接的要冲，又是通往朝鲜半岛和中国内地的交通重地，历史上与海外通航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原来，一切都在历史的预设之中，只是人们没有那么悠远的想象而已。